



上海艺术沙龙丛书

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

主编 龚云表

杨宏伟

上海书店出版社

杨宏伟

上海艺术沙龙丛书

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

龚云表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版画家实录. 杨宏伟 / 龚云表主编.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5
(上海艺术沙龙丛书)
ISBN 7-80678-281-8

I. 中... II. 龚... III. 版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4420 号

策 划	张继平 葛千涛 李锡田
主 编	龚云表
责任编辑	李远涛
特约编辑	王 燕
技术编辑	张伟群
	邢宇萍(特邀)
装帧设计	唐 泓 袁建敏

设计制作 上海御世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中国当代版画家实录·杨宏伟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 / 20
印 张	4.0
出版日期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78-281-8/J.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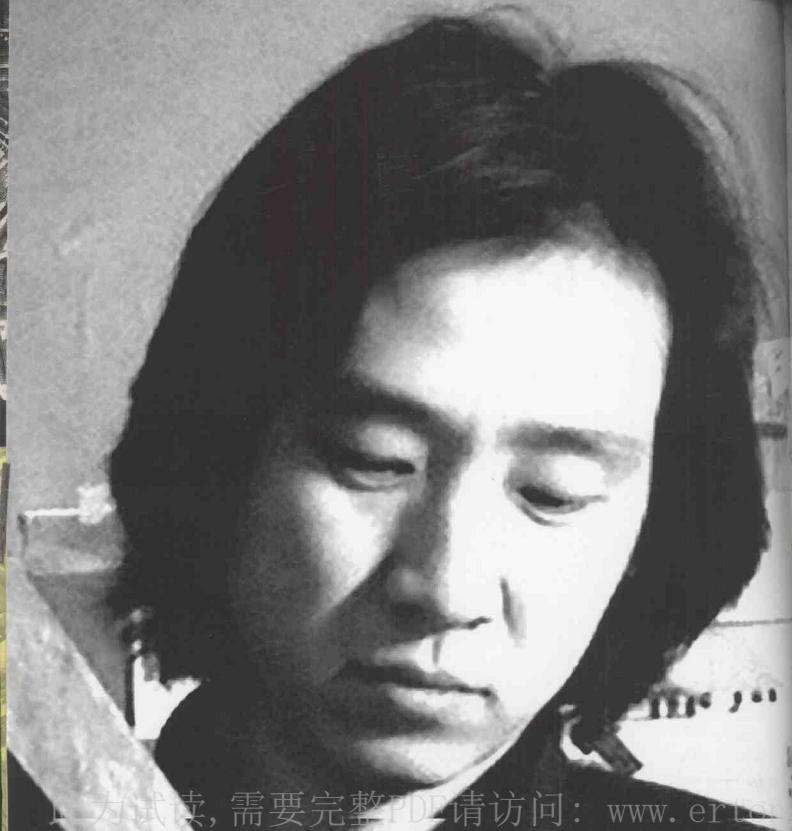
定 价 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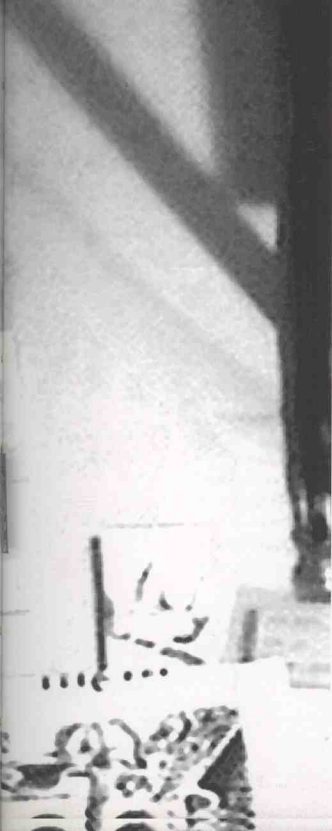
策 划 张继平
葛千涛
李锡田

主 编 龚云表

责任编辑 李远涛
特约编辑 王 燕
技术编辑 张伟群
邢宇萍(特邀)
装帧设计 唐 泓
袁建敏



仅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100.com



杨宏伟

杨宏伟

天津美术学院讲师

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总序

中国画，是在具体的、特定的时间和历史中产生、发展和重新塑造的一个画种。中国版画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过去。但是，正如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所说：“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版画，从版画本体由传统的复制木刻到现代的创作版画的转换，再到当代版画的转变观念，拓宽艺术语汇，探索个性和风格的创新，关注现实生活和精神内涵，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创作版画的历史，如果从“新兴版画”运动算起，只有短短七十余年的历史，可算是一个最年轻的画种。它滥觞于战争频仍和民族危亡的动乱年代，因文学巨匠鲁迅的倡导而异军突起，发挥过一个画种所无法承受之重的特殊作用。但是，艺术的发展自有其固有的规律，版画也概莫能外。毋庸讳言，中国版画的现状已在相当程度上滞后于其他画种，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至今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特有的美学思想、价值取向和技法体系。堪可欣慰的是，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当代版画家，正甘愿肩负起显得过于沉重的艺术使命，殚精竭虑，默默耕耘，努力把中国版画推进到当代文化的序列中去，重铸中国版画的辉煌。这正是收入“中国当代版画名家实录”丛书的版画家们的共同之处。

每一位卓有建树的中国当代版画家，他们的创作必然是基于对世界范围文化发展和当今中国大文化背景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深刻思考。版画作为一种载体，正可成为这种思考的物化呈现和表述方式。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创造热情和表现力，一种顽强不息的探索精神，但更重要的，无论是版画语言的创新，还是艺术范式的个性化，也无论是自我超越能力的提升，还是对当代审美的人文关怀，其最本质的，仍然是凸现出这种思考的深刻性和当代性。

这套丛书也许无法展现中国当代版画界创作的全貌，但或可提供一个视角，从一个侧面为人们呈现中国当代版画家们站在新的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所作出的不同思考。如果由此能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共同营造一个有助于中国当代版画发展的当代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空间，则幸甚。

中国当代版画“纪程”，已走进新世纪，正指向未来。

编者

2004年4月

目 录

总序

自传

从“一”到“无穷大”	2
------------------	---

作品

上升的气流	10
山峰	11
欲望	12
寓言之二	14
惊梦	16
无风的上午	17
惊弓之鸟	18
大气	19
活火山	20
动感	21
流逝的记忆之一	22
流逝的记忆之二	24
涌动	26
匿	27
静物	28

海浴	29
与莲共眠之二	30
边缘	31
指语·天在那边	32
粉色的背景	33
舞蹈	34
曾讲过的故事	35
都市情节之二	36
指语·我爱你	38
像纸一样飞	40
人间炼狱	41
都市情节之一	42
与莲共眠之一	44
指语·云上的日子	45
梦之诱惑	46
梦里没有空气	47

谈艺录

我的尝试与探索	50
---------------	----

艺术年表

自 传

从“一”到“无穷大”

阳光照不到我



小时候



陕北的大土炕真暖和



做比学着难

在李帆家看见他太太给他买的船模时，我俩津津乐道于这个适用年龄在14岁以上人群的手工玩具。我们回忆起往事，一切都从这儿开始，现在又转回到这儿，而且还没有结束。

在那个炽热的年代，似乎时间都像停留在原地，但还是不断有人被毫无征兆地降生下来。孩子们上学之前都穿着开裆裤，满街乱跑踢盒子，跟在戴袖箍的红卫兵后面学打人。那时候的我，和其他男孩子一样，喜欢手枪，喜欢剑。玩具买不起就自己做。用木头雕刻成枪，也不懂什么型号，反正是枪，再刷上黑色。同伴们看了都抢着要一个，然后我们拿在手里去冲锋陷阵，再拎着枪托剑柄回来。看着大家捧着折断的武器心疼地摸来摸去，我虽败犹荣。

人就是这样匆匆忙忙长大。巧手的童年，除了记忆里的荣耀外，似乎还给我留下了什么……

当我换掉开裆裤，捧起毛主席语录时，母亲撒手人寰了。只剩下父亲、我和弟弟三口，所以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虽说父亲不能又当爹又当妈，但至少可以让我尽快成长，与我心理莫名的执着同步成长。

学做剑就是那时候的事。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个毛病，总想着锻炼身体报效祖国，所以每天绕着公园跑圈儿。晨练的人很多，大多是岁至花甲的“年轻人”。有个留着长长白胡子的老人，人们都喊他王爷爷，印象很深。每天我跑圈儿，他练剑。后来我就跑到他跟前。再后来没了跑圈儿的，多了个练剑的。他教会我怎样做木剑：用木头削成剑形，剑身刷上银漆，在剑柄刷上金漆，然后紧紧地缠上红绳，顺下来当穗儿。我将那把剑像模像样地卖给一个练剑的大妈之后，就与木头结缘了。老人不但练剑，还画水墨，非常怡情。他启蒙了我，《三希堂画谱》、《芥子园画谱》就是那个时候临的。我每天都省下早饭钱来买笔墨纸砚，很上瘾。虽说初中的时候，家里揭不开锅。放了学，帮父亲做木工活儿，做碗洗衣服，没时间学习。但是我还是执拗地未断了画画。

就差长毛了

中专毕业后，被分到了制镜厂。由于我当时的长相，总让人感觉离发育年龄还有段距离。所以被那些工人戏称“童工”，等待被国家这台无形的机器锻炼成型。对于像我这样儿的人来说，安于在工厂里朝九晚五、吃食堂、住宿舍的日子，还真的要不断地说服自己。我的后半生就像工厂里的那些老革命一样，成天说着青春年少时的远大理想，现在每天只祈求能够平安苟且地活着，那些面无表情的人们就是我的未来。而我，因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苦闷和疼痛总是难以逃离。我将选择自己的路。白天去上补习班，晚上去上班。在我的火柴身段摇摇晃晃要倒下的时候，离开了工厂，没有再去上夜班。父亲没有阻拦我。就这样，我与七年的工厂生活挥别而去。就这样，我接受了未来给我的礼物。

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参加高考可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补习高中课程要交钱，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拿出来给我，生活也是个问题，明晃晃的现实让我见识到了生活的艰辛。那时候，生活在我看来就像塑料皮香肠，顺畅与艰辛就好比肉与淀粉、香辛料的比例一样，决定着好吃与否。它让人无奈又不可缺少，而这“香辛料”使我开始疯狂地打工，来满足我求学的欲望，来满足补贴家用的欲望，来满足生活的欲望，但是那点钱太过寒碜了。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居然想到了去医院卖血。可是，我刚一看到针管儿就晕了，他们说我体重不够。还好我体重不够，但是心理阴影算是落下了，再以后谁跟我提献血我就跟谁急。从医院出来后，再也不想不劳而获的来钱道，再缺钱也要打工考大学。生活不再是些风花雪月的憧憬，而是辛辛苦苦从别人兜儿里赚来的钱。世界的变化太快，不能不让我们总是很尴尬，可又不能不让我去做那些梦。

为了考学我使尽浑身解数，学校的老师都还印象深刻地记着：当时学校办了个考前班，进班里面画得交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我没钱，又要画。我说我来当模特，我不收模特费，你让我画画就行，可门口的老师就是不让进。前些天碰见那老师仍记忆犹新念念不忘：“你呀，那时候的猴样儿，就差长毛了！”

当然进是进去了，画也画了，没有任何遗憾。让老师多费心了。

可能是我的运气真的不错，自打以第一名成绩考上开始，老师同学就格外关照我。也可能是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从来没这么好过，这使我不断保持下去。



大三时



最后一堂作业课



背靠大树好乘凉



与陈九如老师



在版画工作室



那时候，在河南画壁画

有人说，大学是你进入艺术殿堂的敲门砖。门是敲开了，可是进去怎么走？正如我不定性的本性，自然四处乱串，无门不入，无空不钻，就差长毛了。而且喜欢艺术设计到了狂热的程度，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手绘效果图，一张200块钱，后来用电脑做。不但满足了支付学费的欲望，甚至不仅仅是补贴家用，还可以学习更多东西。但是设计似乎无法满足我的绘画表现欲望，选择版画没有什么必要讲的理由，我需要动起手来用笔去画，用刀去刻。一个在人类文明中占有一定重要比例的思维引导和符号，艺术不只是一个轻松的娱乐、一个商业载体。她社会，也历史。她高雅，也纯俗。与前人相比，我的努力太少。为什么年轻的一代总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前人，那是因为他们铺好的路上前行。所以我不想说“在知名艺术家颜铁良、陈九如、姜陆等导师的关怀下，我在版画艺术领域不断开掘，取得了成绩……”云云，因为这样表述恩师对我的传授和教诲远远不够。

从陈九如老师手里接过刀子那一刻开始，觉得手里这沉甸甸的不是几把刀子，是重望，是未来，容不得我拖延。但是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是种刺激，而我对木口木刻压根一点不了解。这么一根细钢条儿，到底能刻出什么画？难道还是英国画册里的一些对油画的翻刻？我知道我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但却是小心翼翼的，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木口木刻像普通木刻一样有完整的“刀木哲学”。精巧的刻刀面对的，是纤维密实、木质均匀细腻的横断面。磨好的梨木断面就像女人的脸，摸起来又细滑又心跳。完美的梨木摆在我面前我不懂得欣赏，就知道着急刻。我的确着急，着急知道答案。而她却不慌不忙地在我面前展示独特的刀木魅力，让我受宠若惊。刀子有三把，都是单刀。一把尖刀的，一把平刀的，一把圆刀的。刀子的走痕各不一样，受力均匀。这种刀痕所产生的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灰调子，这种调子与木面木刻产生的灰调子不同；细腻、典雅、婀娜多姿、层峦叠嶂……无休止的刀痕在板面上来来去去自如，正是我期待的效果。我把它刻成《惊蛰》，我的第一张木口木刻就此诞生了。一周后又刻了三张，组成《节气》系列，当作毕业创作。

有一天，王维新教授来我们学校讲座。看了我的画说：“我在欧洲见过木口木刻，他们那有好多这种画，要追溯历史，刻功非常深。你刻的这几张不地道。如果你刻了一滩水，那就是一滩水！不是素描效果，而是看你组织的刀法。”我被老师浇了一盆凉水，闭门思过，深刻地反省自己。知道工夫不到家就谈创作没有好下场。回到画室抓破头皮发了很多解决问题的稿子，但是由于工具有限都没再做。

花儿开，花儿还开

毕业展结束后，我托的人在法国没有帮我买到我想要的刀具。刀具的样子很多，他不知道我到底要哪把。

我下海搞了艺术。

离开学校后我进了一家广告公司，作为设计部经理，旗下率领着三个人热火朝天地干了一年。在大家一边正义地视金钱如粪土，一边一瞥一瞥往家捡的时代，部门经理月薪两千的诱惑是致命的。但是我从此就要离开或逐渐离开画室了么？面对又一次抉择，想起一句格言：“人类生存中的每一次决定性的步骤，都意味着某种内在的死亡。”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是后来找到姜陆老师很激动地对他说：“我很想成为您的下属。”

我终于又回到了创作中，觉得身上的责任重大。废寝忘食，写教案，带学生下乡，生怕辜负了重望，心情从未有过的舒畅。也非常想念木口木刻，没有刀子不能做木口，就拿木面开刀。那段时间是我真正沉下心，潜心研究木刻的时候。我觉得要说出自己纯粹的刀法语言，不应该只是简简单单的木刻语言。要注入活力就要远离版画，与其他画种的技术语言结合，在木头上尽可能用一切好的效果来表现那“一滩水”。转年九月份，天津美院我的母校欢欢喜喜地迎来九十年校庆，《海浴》是给她老人家菲薄的礼物。

20世纪只剩下两年时，我去了纽约。带着几十张画做个展，准备在那儿跨世纪。因为在我印象中，美国是胜者的天堂，败者的地狱。我只想战胜我自己，所以我去了。为了入关时不麻烦，我买的是往返机票。这是中国人典型的投机取巧行为，心理不落忍。

不过说实话，纽约的阳光真足。我看到的美国人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也可能是纽约的原故。人们每天也都是起床上班，吃饭睡觉。但是今天干的事儿绝对会比昨天更出彩儿。每个人都工作到晚上，浪费的时间都会折合成浪费掉的生命和美元，所以经济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是有理由的。

走在公园里广场边上就能看到有很多给人画像的摊子。各自支着架子和画板，前面摆着小凳排成一排，互相不抢生意。一般都是素描肖像，可用色粉、炭棒或油画颜料。大型的商场里也有，但一个商场里只许有一个画像的。我在里面一天要画上十几个小时，手指肚儿磨得拿不住笔，每天天很黑了收摊，午夜才能回到住宅区。



石阶上除了阳光还有我的影子



需要翻译



玩造型儿



一年级素描作业



考大学前最后一张素描

一个月后，我开始想着买刀子。我去了朋友指定的店里，店不大，但是我想买的刀子一应俱全，也有很多铜版刀。我花了很多时间挑刀子，恨不得把所有的钱都摊在柜台上。从店里出来后，实在无法排解心中的狂喜和这一个月以来的压抑，就四处找画廊，逛博物馆，去大都会，但是好像越逛越激动。后来就去图书馆和书店买书，收集资料图片。四个月后，我的箱子的数量由一变三，里面有刀具、书、图片、照片等。

其实不管白天阳光怎么足，北大西洋上的晚风照样能直吹到人的骨头里。走在点上灯火的商业区，街上通亮，人不比白天少。我搜索眼前的一切，想给自己的心找个亲切点的落脚地儿。但是眼前到处都写着“活着真累”，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这里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隔着的心还是隔着，很腻歪。走着走着就觉得走到哪里都无所谓了。没了兴趣，回家吧。

圣诞节过后我去机场，不是去退票，而是去签提前回程的日期，后来又提前了一次。我很没出息，在战胜自己的时刻临场退缩了。所有这些都只是因为觉得打断了骨头也扯不断的，是连着的筋。

回国后，我的心态来了个180度转变。决定结束落后挨打的日子，就自己办了个装修公司，以加速度地姿态来挣钱和印画。做了一批正常大小的木口木刻后，想弄几张大画，这个情结总戒不掉。刻了几张拼成《通系列》，在木刻尤其是木口木刻范围内算大幅幅的。我把它挂在墙上，退后了几步。这是个很自然的动作，没有难度指数，展览上那些大幅作品前面的观者都做的出来。我站在原地，看着我和画的距离。难道只有这样站才能看得清楚？我在思索要看的是什么是距离产生美？我把画摘下来取下一个局部，一遍遍的放大。结果是看到的不是完整的画面，而是狂放不羁的线条，甚至连线条都不完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有些东西丢了，找不到了。如此近距离的看这些被放大的局部，不但不会害羞，反而清楚地显现了含蓄的张力，不管多小的画面都承载住了这种特殊的张力。之后，我把板子拿出来摆着看，刻没刻完的时候都摆，慢慢养成了和板子对话的习惯。我像个快被坏坏了的孩子一样，和她商量着我的得寸进尺。我也很怕伤害她，在板子上划坏一刀就得难受老半天，千方百计补救。可我却不怕伤害自己，有时候一天在手上破上三刀都没记性，皮糙肉厚。后又找了个地方进木料，去一次能拉一车三百多块儿回来。有了充分的时间和便利条件，我回到画室过足了瘾。于是2000年的时候有了《无风的上午》和《惊弓之鸟》等。

“非典”的时候，我们中央美院研修班毕业了。我的毕业创作文的是彩色的木口木刻，那半年我做了一批印成了画册。“学院之光”颁奖那天晚上，我拎了

一纸兜儿拿出来让老师同学们批评。旁边一颤友小声对我说：“吃进去的草，马上就挤出来奶啦，速度够快的！”我说：“哪里哪里！我吃的是饭！挤出来的是……”

去年底同样是在中央美院，我去版画系教木口木刻。学生们像我当年一样，兴奋，等不及要尝试。不一样的是，我可以提供材料和工具，没有后顾之忧。他们的创作获奖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小贡献吧。我也该欣慰，学生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创作路子不雷同。除了学生之外还有很多人在诠释创作，我的创作几乎都是随机的，这是我的习惯。画里有多少理智与激情，我预先不知道。刀子会走出曲线还是直线，那是它沉默的自由，永远不定性。用不着总是找很多借口和理由来阐述观点和注释。我很贪婪，我贪婪的不止是画面效果，而是穿梭过表象的前沿的创作理念。

最近仍有学生或记者跑来挖苦我说，你好像从来都不满足，见好就收吧。还不忘丢下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才会满足？我无语，于是很认真地想。

我记得，小时候将自己做的玩具很得意地扬在手里，在伙伴面前炫耀时，我很满足！

我记得，考学前终于骗过老师进了画室画模特时，我很满足！

我记得，在大家去乘凉压马路的时候，我一个人光着膀子进教室刻画。像疯子一样恬不知耻地挥舞着臭汗，畅快淋漓的时候，我很满足！

我记得，留校第一年带着我的学生下乡写生，脸上晒得白一块儿红一块儿，手里的白纸通通变成速写时，我很满足！

我记得，在《海浴》之后，发现还可以有《惊弓之鸟》，还可以有《云上的日子》，还可以有……还可以有更多的时候，我很满足！

我记得，在中央美院，学生们对木口木刻刀爱不释手，并且他们自己小试刀法的作品获奖了的时候，我很满足！

我记得，能在李帆家看见钟爱了多年的手工玩具，并想起往事时，我很满足！

而现在，我也买了两盒船模回家。一盒是“航母”，一盒是“海盜船”。“航母”还没粘完，零件散在一摞崭新没刻的梨木墩儿周围，就像我的故事，未完待续……

2004年3月于天津



教室，我的四面墙



与兰兰



终于上了真船

作
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com